

·理论园地·

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许欢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摘要: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兼具开放性与超稳定的阅读系统。文章从四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阅读特征:从阅读的绝对垄断到有限控制,以儒家经典为主要阅读对象,强烈的实用主义阅读色彩,口语阅读和文字阅读系统的对立。并在论文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阅读史,就是一部建立于文字与文献基础上的阅读史,是一部“士”们的阅读史,是一个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阅读历程的记录。

关键词:古代阅读 阅读模式 口语阅读 传统阅读

中图分类号:G25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10)05-0033-04

Study on Ancient China's Reading Modes

Xu Hua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there was an open and super-stable reading system. It had four characteristics: reading monopoly and effective control, Confucian books as main reading materials, pragmatist reading, an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oral and written reading.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s reading is based on writte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t is the history of scholars' reading.

Key words: ancient reading; reading modes; oral reading; traditional reading

CLC number: G252.17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0)05-0033-04

阅读作为人们学习和接受知识的技能,与知识的传播和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措施和建立于丰富文献基础上的阅读传统,尤其是隋唐以来坚持以“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为原则的科举制度的建立,为广大中小庶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从而逐步形成了一种具有一定开放性的超稳定的阅读系统,为草野寒畯之士开辟了登进之途,增加了社会内部系统的流动性。据统计,清代约有二分之一的生员出身寒微,而明清两代进士中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者占42.9%^[1]。这种人才选拔机制上的开放和流动性也使得中国古代的阅读系统在长期内得以稳定和延续。

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包括从布衣士子到取得功名或具有功名出身的各类学者、官僚阶层。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虽然其间不乏反对和批判这种阅读行为的声音,认为应该扩大阅读面,不应只读儒书,“读经而已,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

而无疑。”^[2]这样才能更好地研习儒家经典。相反,学问若止于四书则弊端甚大,“一有诂难,则茫然不能以对”,甚至,“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3]但这些阅读形式和阅读思想在中国漫长的阅读史中仅如零星的火花一闪而过,始终未能撼动儒家经典阅读的正统地位和经史子集的阅读秩序。同时,也正是这种相对较为单一的阅读体系,使这个阅读系统笼罩上了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所有的阅读行为都围绕着以上的中心来展开,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内圣而后外王是人生最高理想。孔子提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4]孟子推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5]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古人奋斗的目标。“学而优则仕”在古代一元文化权利机制引导下成为古人心目中唯一的正途。自隋唐设立科举制度以后,更在读书与从政间架设了通道,以法定形式巩固了两者的关系。同时由于中国文化以宗法性、伦理道德为中心等特征,在人才选拔上往往偏重于道德修养、书本知识,忽视能力和见识,因而便有无数量代读书人,寒窗苦读,从书本中谋取功名,一旦金榜题名,便入品进阶,成为人上之人,既实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又光宗耀祖、显耀门楣。

1 从阅读的绝对垄断到有限控制

中国古代社会的早期,世俗权力和神权是结合在一起的,王就是最大的祭司,是天子,是人和天对话的通道,代表着上天的意志。所以他同时也是文化的掌握者。文字只能用来记载部落、家族与神的历史,事实上,最终确立的君主制所赖以建基的,就是作为神统延续的血统。而阅读这样的文献,实际上就是对于统治者的培养,以及为现实统治提供依据。因此,阅读就是回到过去,最终回到神,回到人存在的根据。这样的阅读,由于具有神性的色彩,其权利被牢牢控制在代表上天意志的统治阶级和执行与上天对话这一程序的巫祝和祭祀手中。由此,传授知识的使命也一直由王官之学垄断,阅读的对象也一直是官司职守的律令技术之书,并且为加强这项活动的垄断性,在相当时间内,这些内容都是不著于文字,而是由父子相授,口口相传。这种情况直到春秋末年刑鼎、刑书出现,律令开始著于文字才开始改变,更大范围上的阅读才成为可能。同时,随着东周王室的衰微,官司失守,官员们陆续分散到诸侯国,而诸侯国的发展也需要大量具有知识的人来为自己服务。此外,社会的发展与需要也更迅速地导致学业进入私门,私学兴起。由此私家大量的著书立说,积累与传播文化知识,培养变革时代所需要的具有知识、懂得阅读技能的人,同时,私家藏书现象随之出现。

这种时代的变化,一方面使学习打破了专职、专业的束缚,阅读面开始变宽;一方面也使阅读方法获得了创新,阅读不再单纯的学习“守其世业”,而是强调温故知新,孔子认为温习不仅可以巩固已有的知识,还是求得新知识的一种方法,“可以为师矣”。^[6]学之后还要思,有发展,有创新,这样才可以做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7]不能只将认识停留在事物表层现象之中,而应该通过思考获得事物的真实内涵,特别是掌握事物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不思则不得也。”^[8]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这种学习和教育上的变化打破了王权和神权对于知识的绝对垄断,倡导“有教无类”,使知识的接受面和受众面进一步扩大,带来中国阅读史上第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其后,随着世卿世禄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实行,教育面进一步扩大,公卿贵族颇受其益,享有阅读的特权,世袭制度的实行,使家学兴盛,一时兴起较多的书香世家。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将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的权限推广扩大,为庶族地主以至平民百姓都提供了学习和阅读的机会,用“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诱导所有稍具条件的人都去读书识字,然后通过国

家机器和选拔考试制度来规范控制阅读的走向和秩序。

2 阅读秩序的确立

隋唐以来,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科举制度稳步推行,并且在以后的朝代中逐渐完善,教育与朝廷科举选士的制度息息相关。从学童识字开始,经科举考试出仕为官,读什么书,如何读,都由国家的教育制度加以规范,由社会意志加以引导。史籍记载,张九龄弱冠读群史,殷践猷年十三诵《左传》,而杜牧在《注孙子序》中自述:“幼年读礼,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9]与科举考试和人才选拔制度相适应,从最初的蒙学教育开始,在学习和阅读内容上,体现了强烈的导向性,规范了经、史、子、集学习的先后秩序,对“经”的阅读,尤其是儒家经典的阅读成为首要的任务,尤其是官方考试科目的确立成为“六经”之社会阅读的最大推动力。甚至在藏书的摆放秩序上,也处处体现“经”的核心地位,陈列书橱中也把经书放置最上,其他书依次放下。如按分类法放置时,经先放右边,依次顺排,若置上下时,以经置上。幼童在开始读书习字时,根据“经”的思想浓缩而成的《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成为必读的启蒙性童蒙读物,其次才是其他一些为辅助读经,为更好理解“经”的内容而衍生的读物,如《千家诗》、《龙文鞭影》、《小学韵语》等。

与这种阅读规范相应,在士人中也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对象,兼及修身论道为主体的阅读行为,儒家经典成了士人群体阅读内容之大端,成为他们读书治学的中心,成为作诗赋文、考试入仕的基本依据。“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10]“书籍惟《六经》、诸史、先儒理学,以及近代奏议有关修己治人之书,不可不珍重护惜。下此则医药、卜筮、种植之书,皆为有用。其诸子百家、近代文集,虽无可也。”^[11]而一切背离这种主体阅读的行为,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举,难于登上大雅之堂,不被社会所认可。

也正是这种阅读秩序的确立,书本作为传播圣人经典的载体,获得了人们的敬畏与尊重,把圣贤之书奉若神明,在行为上也确定了相应的秩序和规则。例如在读书前应该斋戒沐浴,阅读时坐应端,视必直。陈梦雷的《读书纪事》记载萧德言晚年学习更加刻苦,每次阅读时都要“被濯束带危坐”,妻子劝他说,你年纪这么大了,何必整天折腾自己?他解释说“对先圣之言,何复惮劳?”因为面对的是古代圣贤所说的话,所以就没有了劳苦之惧。^[12]司马光读书之前,要先洁净书桌,再铺上桌布,才能打开书读。如果出行带书,则要用木板托书,一来免得手汗污书,二来保护书脊不在移动中损坏。就连翻书也有讲究,每读完一

页,就用右手拇指侧面贴在书面上边边沿,再用食指帮助翻动。^[13]作为对圣人之言的敬重,为了更好的保护书籍,将其传之后世,古人也很重视对书籍的保护,通常会挑选特定的日子,在天气晴好时,对书籍进行曝晒,甚至形成了曝书会和曝书节,不仅有官办的,还有民间自发组织的。在曝书会上,曝书的同时还可以叙旧谈新,吟诗作对,显示各自的文化素养和藏书状况,塑造乡间邻里良好的读书和藏书的氛围。^[14]

3 强烈的实用主义阅读色彩

我国古代的传统阅读,在阅读目的上十分明确,主张“经世致用”。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在做人的层面上,首先要立言立行,例如《论语·季氏》中就记载了怎样立言和立行的方法:“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在以上阅读的基础上,孔子进而明确指出行是读的终极目:“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在实际生活的层面上,读书是和农民种田,商人经商一样的,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并且还是一种更为体面的谋生方式。“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自当求诸身耳。谚曰:‘积材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使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15]如果读书有成,就能够“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而不读书者则“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因此,务必要勤学苦读,“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岂不旦夕念,为尔惜居诸。”^[16]只有这样,才能将“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理想变为现实,这种读书以致富为贵的思想,成为不少人心目中不可动摇的一种观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在做人和谋生的基础上,随着隋唐时代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读书也成为实现个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生理想的主要手段。从此以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一千多年来的社会风尚;“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一条捷径,至此,阅读活动体现出强烈的功利性。

4 口语阅读和文字阅读系统的对立

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法则中,能够

阅读就意味着掌握了某种特权,掌握这种能力的人可以成为“士”,也就是成为所谓的“读书人”,这种身份直接表明了对阅读技术的掌握,所以成为四民之首,其地位在“士农工商”的等级序列中表现无遗。文字造下了阶级,在规范、传统、文字结合了之后,社会上才有了知道标准规范知识的特殊人物,成为君子、士人。^[17]而对于普通平民大众,由于受教育的限制,识字率普遍偏低,他们无法掌握这种复杂的阅读技能,所以他们的阅读多半是通过口语阅读的传统来实现,即听和看的方式来进行。

中国古代最早的阅读方法主要是通过口语阅读来实现的,即背诵。文字记载主要是为了保存档案或向上天祷告对话,是一种卜噬方式和结果的记录。早期甚至有许多书是没有文字传世、仅靠口授背诵流传的,如《春秋》的两传《公羊》、《谷梁》,都是汉代才著于竹帛的。这一传统在识字普遍缺乏的民间得到了很好的保持和延续,而文字传统则由文人阶层来发展和完善。例如唐宋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一种叫做“说话”的表演技艺,“说话”就是讲说故事的意思,话本就是“说话”艺人讲唱故事时所依据的底本。随着说话技艺的日趋繁盛发达,同时还出现了专门编写话本和戏剧脚本的文人组织——“书会”。书会的成员是一些富有才情、文学功底较深的落魄书生即“书会才人”,他们使得话本从原来简略粗陋的单纯的说话底本,发展为可供案头欣赏的书面文学作品。由此普遍流传在民间的话本,实际上已具备双重功能:既是传统的说话人的底本,又是艺术上相当成熟的白话小说。这就意味着一部分人是通过“听”话本的表演来阅读,而另一部分人则是将其作为文学作品来进行阅读的。

另外,文、言的分离进一步形成了民间与士人群体截然不同的两种阅读接受系统以及二者之间在阅读文化上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体现在阅读内容的选择上,更体现在阅读方式的差异上,即便对于同一内容的文本,如二者之间的一个交汇点——通俗小说如《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的阅读上,士人们更多的是对文本的直接阅读,而大众则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如说书、传唱、快板、戏剧等方式来进行所谓的“阅读”。

在这里作为意义解码的文字和声像具有了同样的传播效果,使识字的士人和不识字或识字甚少的大众完成了阅读过程,实现了对意义的认知和理解。但是后者的阅读由于缺乏有效的记录机制和传播载体,所以更易散落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法流传,在传播的时间长度和空间的广度上受到了较大的限制。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阅读史,就是一部建立于文字与文献基础上的阅读史,是一部“士”们的阅读史,是一个以知识精英为

主体的阅读历程的记录。

参考文献：

- [1]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2000:1368-1953.
- [2]王安石.曾子固书·王安石全集(卷七十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 [3]袁楠.龚氏四书朱陆会同序·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 [4]孔子.杨伯峻译注.论语·述而[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5]孟子.杨伯峻译注.孟子·尽心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6]朱熹.陈戌国标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65.
- [7]孔子.杨伯峻译注.论语·为政[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8]孟子.杨伯峻译注.孟子·告子上[M].北京:中华书局,

2005.

- [9]杜牧.樊川文集(卷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10]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八·春秋论上)[M].北京:中国书店,1986:131-132.
- [11]张履祥.陈祖武点校.杨圆先生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2][13]王余光等.读书四观[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175,36.
- [14]桑良至.曝书会[J].大学图书馆学报,1996(4).
- [15]管曙光,裴泽仁.颜氏家训[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4:88.
- [16]韩愈.全唐诗·符读书城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7]费孝通.论知识阶级[A].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03.

作者简介：许欢，女，北京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讲师。

(上接第5页)

- [2]Code of Ethics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EB/OL].[2009-12-02].<http://www.ala.org/ala/aboutala/offices/oif/statementspols/codeofethics/codeethics.cfm>.
- [3]Number of Libraries in the U.S., ALA Library Fact Sheet 1[EB/OL].[2009-12-02].<http://www.ala.org/ala/aboutala/offices/library/libraryfactsheet/alalibraryfactsheet1.cfm>.
- [4]Illinois Library Association[EB/OL]. [2009-12-05].<http://ila.org/>.
- [5]ALA Washington Office[EB/OL]. [2009-12-05].<http://www.ala.org/ala/aboutala/offices/wo/index.cfm>.
- [6]Patricia Sullivan. Legal Activist Create Banned Books Week [N/OL].[2009-12-05].<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4/13/AR2009041302649.html>.
- [7]Douglas Martin: Judith Krug, Who Fought Ban on Books [N]. New York Times, 2009-4-14.
- [8]A Tribute to Judith Krug[EB/OL]. [2009-12-05]. <http://www.alala.org/insidescoop/2009/04/21/a-tribute-to-judith-krug/>.
- [9]Illinois Compiled Statutes[EB/OL]. [2009-10-26]. <http://www.ilga.gov/legislation/ilcs/ilcs2.asp?ChapterID=16>.
- [10]赵力沙. 法律为图书馆注入活力[A].2006年中国图书馆协会年会论文集[C].2006年中国图书馆协会年会,2006:126-136.

- [11]Contra Costa County, California [EB/OL].[2009-11-16]. <http://ccclib.org/services/access.html>.
- [12]Washington State Port Townsend Public Library[EB/OL]. [2009-11-16]. <http://www.cityofpt.us/library/Basics.asp>.
- [13]Copyright Statement, Illinois Dixon Public Library[EB/OL]. [2009-11-16].http://www.dixonpubliclibrary.org/ill.html#Copyright_Restrictions.
- [14]Arizona Tempe Public Library Copyright Statement[EB/OL].[2009-11-16].<http://www.tempe.gov/library/admin/policies/illpolicy.htm>.
- [15]Legal.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09-11-16]. <http://www.loc.gov/homepage/legal.html>.
- [16]赵力沙.图书馆保护个人信息初探:美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概述[A].2007年中国图书馆协会年会论文集[C].2007年中国图书馆协会年会,2007:94-101.
- [17]Seattle Public Library Policy for Confidentiality of Borrowers [EB/OL].[2009-11-16].http://www.spl.org/default.asp?pageID=about_policies_confidentiality.
- [18]Wisconsin Kenosha Public Library Policy for Confidentiality Library Users[EB/OL]. [2009-11-16]. <http://www.kenosha.lib.wi.us/policies/confidentiality.pdf>.

作者简介：赵力沙，男，伊利诺宜州立大学芝加哥校区戴利图书馆专业编目员，副教授。